

THE LARGEST
BATTLE
LAUNCH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PORTAGE

长篇纪实文学

百团大战

1940: 悬崖上的
中国
八·二〇闪电
咬定青山不放松
战火中的爱之歌
千里狂飙向苍龙
巧绘兵之形
燕赵烽烟冀东魂
第二轮打击
血路曙光

郭庆平
许元上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C P J S W X



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将军策动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纵横五千余里，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震惊中外，战果辉煌。抗日军民，欢欣鼓舞；日本侵略者的高层决策人物则被迫提出“对华应有再认识”。这是我党、我军，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郭庆平 许元上/著

长篇纪实文学

REPORTAGE

THE LARGEST
BATTLE LAUNCH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团大战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百 团 大 战

著 者：郭庆平 许元上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县东方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292,000

版 次：1992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 5033 0327 1/I · 386

定 价：6.7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940：悬崖上的中国

西尾，祈祷中的三箭.....	(1)
各怀鬼胎的重庆政权.....	(9)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18)
锁眼里偷拍的照片.....	(27)
彭德怀与俘虏官.....	(35)
顶峰古松.....	(43)

第二章 八·二〇闪电

八月的第五个早晨和夜晚.....	(53)
作战命令.....	(63)
战争万花筒.....	(71)
瞒天过海.....	(80)
总攻击.....	(86)
之一：神圣的时刻	
之二：天兵怒气冲霄汉	
之三：多田骏穿不上裤子	
在八路军总部——.....	(99)

第三章 咬定青山不放松

炸不死的小花·····	(108)
筱冢下达了死命令·····	(116)
8月25日：血写的日子·····	(125)
之一：飞鸟的启示	
之二：老虎下山	
之三：秋夜诗篇	
之四：天洗兵	
最后一搏·····	(144)

第四章 战火中的爱之歌

小站日月长·····	(155)
火凤凰·····	(160)
愤怒的矿山·····	(167)
聂荣臻将军在想什么·····	(171)
秀嫂·····	(176)
义薄云天·····	(183)

第五章 千里狂飚向苍龙

收复康家会·····	(188)
夜访续范亭·····	(195)
蒋介石与卫立煌·····	(202)
密室里的阴谋·····	(209)
刺客之死·····	(215)

第六章 巧绘兵之形

永祚寺前的魔影·····	(221)
毛泽东的忧虑·····	(230)
会学鸟叫的小兔子·····	(236)
大山咏叹调·····	(245)
双峰镇奏凯·····	(255)

第七章 燕赵烽烟冀东魂

芦沟晓月·····	(261)
吕正操与陈再道·····	(267)
冀东魂·····	(273)
十万大洋不放行·····	(282)

第八章 第二轮打击

战前序曲中的小插曲·····	(289)
电令三军·····	(299)
长城脚下的较量·····	(305)
之一：烽火台用兵	
之二：金井翻译官	
之三：血凝大地春草生	
最后的疯狂·····	(319)
大战休止符·····	(324)

第九章 血路曙光

主题不同的三首变奏曲.....	(330)
之一：蒋介石旧调重弹	
之二：毛泽东审慎思考	
之三：西尾困兽犹斗	
水腰子风波.....	(341)
家事国事天下事.....	(348)
血战关家垵.....	(354)
之一：珍贵的历史瞬间	
之二：“觉醒同盟”与杉本一夫	
邓小平说：“不打这一仗，政治上损失太大罗！”.....	(362)
不是尾声的尾声.....	(368)
参考书目.....	(373)

第一章 1940：悬崖上的中国

——空前的投降危险和困难时期

中国的空气被鲜血和苦难凝结了：

凝结成可怕的沉默，凝结成死亡的阴影，当然，也会凝结成烧掉沉默和死亡的大火。

背景上，生旦净末丑都粉墨登场了。无论如何表演，总是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最终会还原给人们。

1940：悬崖上的中国。

1940：历史留给今天的沉甸甸的思考。

西尾，祈祷中的三箭

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二十二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连开了三天，于第三天下午，亦即1940年7月24日下午5时才宣告结束。

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军官们都陆续走散了，只有司令长官西尾寿造大将还像一尊木雕似地，在桌子前面直直地坐着。

他感到有点累，头也有点晕眩，中国南京酷热的气候，以及

三天来会议过于沉闷的气氛，使他在会议进行中就生出许多无名的烦躁来，只是因为会议的重要，他才没有中途离开。现在，当他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觉得很惬意，像从空气污浊的环境中走到旷野里一样，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他此刻难得的宁静。

已经走出门的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见状，又折转回来，他刚想询问点什么，西尾却抬起右手无力地晃了晃，示意坂垣不要管他。

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只剩下西尾后，他才缓缓地解开上衣的领扣，闭起双眼，把头微仰在高靠背的椅子上休息起来。

说是休息，其实西尾是想趁此机会，整理一下头脑中纷乱沉重的思绪：三天的会议中，他根据日本本土大本营本部发来的指令，向与会的军官们发布了陆军“在年内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决心结束对华战争”的命令，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德意盟军的作战，投入太平洋战争。这个命令是不容置疑的，他需要听到的不是对于命令本身的任何议论，而是实施这个命令的具体意见。但是，他的这些高级将官们的发言却令他大失所望。他们对于三年来日军对华作战的形势，根本认识不清，在一种可怕的征服欲的支使下，轻敌麻痹的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对华北共产军的力量，更是估计不足。仿佛只有洋枪大炮和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可以使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停止反抗，屈膝投降。

他听腻了这腔调，窝着一肚子的火，很想把他的下属们狠狠训斥一番，但是，作为最高司令长官的他，一向是含蓄的，喜怒不露于形色的。他只在会议结束时，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留给与会的军官们去仔细的思索。

西尾最后说：“我们要彻底征服中国，光凭军事的力量是不行的，还要靠政治，‘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的战略，中国古代孙子都明白的道理，难道大日本的军官不应该知道吗？嗯？”

说完最后一个字，他的目光严厉地扫视了会场一圈，锥子似

地扎在每一个人身上，军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噤若寒蝉。

7月，正是南京最热的时候，窗外，绿荫间的知了禁不住暑热的蒸烤，“知了，知了”地叫得树木都想脱掉外皮获得一点凉爽；有气无力的云朵，停在秦淮河的水面上懒洋洋地似乎睡着了。

西尾不愿意再继续想下去了，他需要真正的休息，需要在热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寻求一点刺激。

他揪了一下桌子旁边的电铃，立即有一个值星军官应声来到跟前。

西尾说：“立即把靶场准备好，我五分钟后来。”

西尾对下属说话，像他下战斗命令一样，从来是简洁干净的，不多说一个字。

值星军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是准备人靶吗？”

西尾正没好气，反口训斥道：“混蛋，难道你让我去射中国的空气吗？”

值星军官再不敢作声，正准备返身退出，西尾又喊住了：

“开射之前，我要焚香祈祷，去吧！”

值星军官“哈依”一声，急急退下。

靶场就在司令部的后院，很是宽敞。向阳一面，立着一排瓦房，房门上都上着锁，门正中，都用白漆写着“军械库”的字样。有两个持枪的卫兵守卫在排房两边。与瓦房相对的西墙下面，生满了杂草，杂草丛中，竖立着七八根靶杆，靶杆乌黑，溅满了血渍，每一根靶杆上面都爬满了苍蝇。四周的院墙是新加高过的，高墙上布置了铁丝网，所以，这儿与其说是靶场，不如说是“杀场”更确切一些。

西尾走进靶场的时候，瓦房前面已经准备好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是一张古旧的八仙桌，正中摆着一个同样古旧的中国香笼，香笼旁边放着一张弓和一壶箭。

这是西尾寿造大将的心爱之物。

四个月以前，当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南北汉奸合流，在南京组成傀儡政府的时候，西尾及时地召见了他们，并代表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发表的投降反共的《和平建国宣言》。

西尾的这些支持和保证，使汪精卫等人感激涕零，汪精卫深知西尾酷爱中国武术，遂当场把他珍藏的这雕壶宝弓送给了西尾。汪精卫介绍说，这张宝弓乃为北宋时期水浒英雄花荣所用，不但弓木质地上乘，就是弓壶上的漆雕工艺也堪称一绝。西尾听罢，兴奋地接过汪精卫赠送的礼品，一边把玩着手里的弓箭，一边“要西”、“要西”的赞不绝口。他当场叫来了十几个日本军官试弓，结果没有一个能拉得开，有的只拉到一半便没有了力气。西尾看了，放声大笑，骄傲地拿起那张弓，毫不费力地就拉了个弓开满月，正好当时天空有鸟群飞过，西尾拈弓搭箭，弓弦响处，一只鸟已应声落到地下。

站在两边的日军军官们，还有一直陪着笑脸的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周佛海等人见此情形，都一齐鼓起掌来。

汪精卫在这种场合，当然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他靠近西尾身边，竖起拇指，很有分寸地赞扬道：

“将军神箭，可谓百步穿杨，即使小李广花荣在世，恐怕也不及将军万分之一。现在物得其主，证明将军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何愁‘东亚新秩序’不能建立？！”

西尾听了这番话，更乐了，指着手中的弓说：

“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有的放矢’，明白？我的这个‘的’，决不是天上的一只飞鸟，而是整个的中国，你的，皇军的好朋友，要和皇军携起手来实现这个大业，明白？”

汪精卫急忙回应：“是的。中日亲善，反共和平建中国，汪某等当责无旁贷。”

这是四个月以前的事了。

从这天之后，西尾寿造一直把汪精卫送他的弓箭，当成吉祥

之物，每遇重大难决的问题，他都要依靠这张弓去占卜命运，预测未来。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侵华最高统帅，相信冥冥中存在的神佛一定会护佑他成功，因为他从事的事业是极其神圣的。

今天，他要借这张神弓，占卜下一步他的命运了。

自从民国 27 年（1938 年）10 月，他的军队攻占武汉、广州后，大日本皇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又占领了海南岛、潮汕、深圳和南宁，同时切断了华南的补给线，并于次年 10 月相继占领了‘中国在华中的主要联络线南昌，现在扼据入川的咽喉——宜昌重镇，也插上了大日本国的国旗，他的下一步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的战略图谋是指日可待的了。

西尾很了解国民党战场的情况，蒋军对大日本皇军的进攻是极其消极的，能逃则逃，能避则避，每当皇军进攻时，不是疏于防守，不战而退，便是无力抵抗，丢城失地，将领腐败无能，士兵士气低落，在蒋军中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对于共产军的作战却是十分活跃的、积极的。好，很好！让中国人自己去互相厮杀吧，这正是大日本皇军求之不得的事情。

西尾深深知道，事实上日军攻占武汉后，他的作战重心就已经转向华北了，他要把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他要把那些日夜让他头疼的八路军统统消灭干净。

西尾在椅子上坐下来，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五十米以外捆绑在柱子上的三个中国人，这三个中国人，是刚从监狱里押解出来的。他们个头都差不多，但胖瘦却不一样。靠左边的那个胖一些的，虽然被黑布蒙住了眼睛，但嘴巴还在蠕动着，似乎在说什么；中间的那个很安静，笔直地被捆在柱子上，只有那两只紧捏的拳头，显示着心底的愤怒与仇恨；右边的那个看上去很年轻，他虽然被绑着，但却在拼命地挣扎着，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

西尾放下望远镜，心底凉丝丝地闪过一个念头：中国人是不好征服的，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皇军才能从中国这块泥沼中拔出腿来；迅速投入太平洋战争。

西尾点起三炷香，小心翼翼地插在香笼里，然后双手捧起那张弓，极其虔诚地祈祷起来：

神佛在上，佑护大日本皇军尽早结束对华战争，如果我祈祷的三件事都能顺利实现，那么，请神佛助我，射死面前这三个中国人……

起风了。

晴朗的云天突然变得阴沉起来，靶场上的树木野草发出一阵低沉的“哗啦哗啦”的响声。时高时低，时紧时徐，像是大地发出的痛苦的呻吟。

西尾祈祷完毕，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那张纸对折着，他轻轻打开，认真浏览了一遍纸上写着的三条内容——

一、政治诱降，实现“桐工作”计划，迫使蒋介石政府及早投降。

二、强化治安，继续推行“囚笼政策”，彻底消灭华北共产军。

三、军事威逼，轰炸重庆，从武力上给国民党造成强大压迫的声势。

最后的落款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长官西尾寿造。

时间是7月16日。

显然，西尾大将对于尽早结束对华战争，早已谋略在胸，并且早有向上苍祈祷的准备。

骄横跋扈的西尾，看罢自己亲手写的祈祷中的三件事情，又仰起头来看着阴霾的天空，他要让冥冥之中的神佛知道自己心底的意愿，于是他划着了一根火柴——

灭了！这可恶的风！

他又小心地划着了第二根，转身避开风，点着了那张纸，纸

张燃起赤红的火焰，很快就化成了一团团的灰烬，随风四处飘散开去。

西尾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总算把他的意愿上达天庭知晓了。

接下来就要看神佛的回应，全在那三支箭上——

第一个目标，他选择了左边那个胖胖的中国人。

拉弓，

搭箭，

射！

那羽箭带着极大的力量，带着西尾最虔诚的信念和希望，穿过阴云低垂的空间，向着他的目标飞去。

结果，射偏了！

羽箭射在了那个中国人的右肩上，那个中国人猛然间受此一箭之痛，咧开嘴大骂了起来：

“小日本，我操你八辈祖宗，射呀，为什么不射死你中国爷爷！”

西尾听到骂声，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果，他很沮丧，但脸上沉静自如，中国人敢于当面骂他，侵华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抿紧了嘴，眼里闪过一丝凶光，但很快就消失了。

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

他又射出了第二箭——

不等他拿起望远镜观看，他的第二个“目标”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那笑声洪亮可怕，远处传来，像利箭反射在自己身上一样，面对中国人这样轻蔑的、肆无忌惮的笑声，他同样是第一次，同样是不能忍受，但又同样是不能当时施行报复。

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第三箭上了——

他仔细瞄准，用足了力气张弓射去，侧耳细听，半天也没有听到一点声响。

射中了！

他心中暗自窃喜。

急忙举起望远镜观看，结果，镜头中他看到的，不是那个中国人的死亡，而是固定在嘴角上的那一缕充满嘲讽的微笑。

最后的一箭，射在偏离“目标”右耳两公分的地方。

三箭射出，箭箭未中！

简直是奇耻大辱！

西尾的肺都要气炸了，同时，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袭上他的心头。

他是一个军人，是日军侵华的最高司令长官。入侵中国以来，他几乎就是从尸体和血泊中走进南京的；又在南京城用更多的尸体和血泊，创建了皇军的赫赫战功。作为司令长官的他，只知道自己是主宰一切的主人，从来没体验过任何令他恐惧的感觉。这一次，冥冥之中的天神惩罚了他，使他祈祷中的三箭，箭箭都未射中。这难道是神佛对他的暗示吗？不，不！绝不可能，强大的皇军是永远不会失败的。

他恼怒地拿起那张弓，仔细地察看着，忽然想到这张弓是中国一个叫花荣的武士的，汪精卫这样给他介绍过。花荣也和汪精卫一样吗？不，如果一样，上苍就不会这样惩罚他了。

他恨起汪精卫来了。

这个中国人的败类，这个只会弯腰点头的哈叭狗，他送他这张弓，与其说是尊重他，倒不如说戏弄他更确切一些。如果汪精卫此时在场，他真可能一箭先把他射死，以解心头之恨。

想到这一切，那个他一直认为是吉祥物的宝弓箭壶，突然在他的眼里变成了最不吉祥的东西，既然如此，要他何用！西尾看也没看放在桌子上的弓与箭，随手拿起来，使劲地扔向远处。

对面靶柱上捆绑的那三个中国人，还在骂，还在笑，还在嘲讽他，他掏出手枪，走近几步，“叭、叭、叭！”三响之后，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西尾还不解恨：这倒霉的天气，这无视他威严的中国风，似乎都在嘲笑他，他举枪向天，又“叭、叭、叭”地射出几发子弹。

西尾完全疯了，歇斯底里地一阵大笑之后，他看见了那两个守卫“军械库”的日本士兵，他们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但是他们长着眼睛，看到了他的失败，这是作为司令长官的他绝不能允许存在的。

猝不及防中，西尾又开枪打死了那两个士兵。

惊雷。闪电。低沉的铅色的天空像要坠落下来。天空正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

这一切进行完之后，西尾像一头受伤的公牛，把手中的枪也扔到了地上，然后颓丧地瘫坐在那张椅子上。

各怀鬼胎的重庆政权

自从宜昌失守后，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了。

宜昌位于三峡的入口处，是扼守四川的咽喉要道。打开宜昌，就等于打开了四川的大门，日军不仅可以借此断绝国民党政府由长江向重庆的补给，而且可以确保武汉及长江沿岸的占领区。锋芒所向，直通重庆，重庆真的成了一座“孤岛”了。

更使蒋介石苦恼的是：日军在占领宜昌后，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为了加强对他的军事压力，又接连不断地派出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和海军航空队，对重庆、成都及其周围的军事重地实施空中攻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出动了飞机 3000 多架次，向这些地方投下了两千多吨重的炸弹，使他的大后方变成了大前方。天天是爆炸声隆隆，瓦砾成堆，硝烟弥漫，尸横遍地，长此下去，恐怕连他这个委员长也保不住了。

不仅如此，日军为了给他施加压力，连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滇緬、滇越公路也给封闭了，可恶的英国人，在他心目中，一直自

视为是他忠贞不贰的朋友，现在也把他给出卖了。娘希匹，封锁了这两条国际交通线，他的几百万军队，吃什么？喝什么？还打狗屁的仗！

前线的消息更糟了：今天丢城失地，明天损兵折将，败仗连连，军队乱成了一团糟，电报、战报天天都在求援报丧，他懒得连看也不想看了。

卧榻之侧，岂容猛虎酣睡。现在不是酣睡的问题，而是虎视眈眈要吃掉他，消灭他！一个共产党就搞得他人仰马翻，现在又加了个日本人，他该如何应付？

答案很明确：宁肯降于日，也不能败于共。降于日，他总有一天还可以和日本人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败在共产党手里，他蒋介石可就彻底完蛋了。

老主意是绝不能变的：攘外必先安内。

恰好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秘密地派特使到重庆来了。

来干什么？

来劝蒋介石放下武器快快投降！

这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日本人来得正是时候，蒋介石当机立断，决定和日本人谈判言和。因为事关重大，为保密起见，他把这个决定只局限在几个人中知道，同时建议双方谈判代表，最好到远离大陆的香港去谈，以便遮掩国人耳目，免得由此生出更大的事端。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他把这件事秘密地交给军统局头子戴笠去办，另外两位谈判要员，也悉听他的指挥。

事实上，这件事在民国 27 年年底就开始进行了，但迄今为止，毫无进展，日本方面提的条件太苛刻了，不是他不愿意接受，实在是不能接受。

但是，日本人不吃这一套，不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就打，就